

宋词宋史两闲读

□孔祥秋

近日暑气蒸腾，宜读古书平抑心火，手边有宋词、宋史各一卷，实在是适合闲品。

宋词的兴盛，源于宋史恰如其分的土壤；而宋史的发展，怎么看也是宋词的韵调。

宋朝，以刀枪开疆裂土，以笔墨润色山水。武，是宋太祖赵匡胤的荣耀，也成了他的心病，他怕他的身后也上演一场别人的“黄袍加身”，于是，计上心头，宴乐之间，杯酒释兵权。从此，天下为文。宋朝的第三位皇帝赵恒，更是高呼道：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

正是对文化的大力倡导，举国上下，一片朗朗读书声。当然，也让无数寒门学子有了登堂入室的机会。这实在是文艺的盛事。文化的繁荣，不仅让许多人有了一颗文艺的心，也让很多人有了经营的头脑，从而也掀起了商业浪潮。而商业的崛起，让文化事业更加繁荣，如此两两促进，让一个朝代富贵而有闲，恣意而格调。最是日渐昌盛的都市，尤其是勾栏瓦舍之间，歌舞与诗词同欢，文化与月色同辉。即便是乡野的远方，也有韵调声声。

宋朝，可谓诗词遍野。

一代一代的赵家皇帝，遵循着太祖的先训，在抑武扬文的道路上，走向了更偏僻的极端，本就寥若晨星的几位武将，被荒废在一方，不得高位，不得舒展。

宋朝，一个没有长城的国度，也就时时遭受塞外寒风的侵扰。游牧民族的马蹄会突然发动一场夜袭，踏碎赵家山河的月光。宋朝，本来不缺少武备，其军队的数量在历朝历代中可谓名列前茅。但是那看似汹涌澎湃的旌旗，不过是外强中干的威武，因为那兵权在握的，都是不擅武事的文臣。以书生清秀的衣衫，和武士冷峻的铠甲博弈，未曾交手早已胜负分明。

这，实在太难为他们了。

文臣的笔锋，终究不是武将的刀锋，缺少硬度和锐

度，每遇战事，大都是温婉地回避，他们就在那“声声慢”里，以献金银、奉绸缎、议和为先。即便有心怀壮志的大臣，慷慨激昂能争得一时胜负，但也无奈大势所趋。作为铁马银枪开山河的宋太祖、宋太宗的后人，宋徽宗赵佶竟然不得不得着一身宣纸一样的衣衫，来面对呼啸而至的北风。就这样，这件文艺的龙袍以及北宋的脸面，被撕了个净光。

诗词，在边塞里，高歌又悲怆，激昂又伤怀。富贵而文艺的那时，真的就如那单色釉瓷器的朝代，文雅而薄脆，简明却太缺少韧性。文臣们，几乎是国家唯一的担当，一边请君问民，在殿堂；一边吟风弄月，在欢场；一边栉风沐雨，向边防。男欢女爱，家国情怀，诸多的心事，尽在笔端。一首词，一个故事；一首词，一场诉说；一首词，一番情恨；一首词，一片山河起伏跌宕。

有人说，宋朝是现代文明的黎明。黎明是让人欢喜的，但略显冰凉，那期待的辉煌的温暖还没到来，这曙色就碎成了瓷器的开裂。纸张可以承载历史，但纸张无力改变历史。野蛮的刀枪，最终还是让文化那样狼狈不堪。

宋词，长短参差，不似唐诗直抒胸臆，怎么也觉得有太多的长吁短叹、低吟浅唱，是辞藻华丽的大悲调，是残山剩水的小欢喜。文艺如何？富贵如何？宋史如宋词，宋词如瓷，虚张声势的硬度，碎成残山剩水。厚厚的宋词，厚厚的宋史，宋代文人的悲欢离合。他们，和他们那个时代的干般纠葛，收于这一卷词集，让我们在那起伏有致的字句之间，回望那段千年前的烟雨，聆听一位又一位词客们的灵魂诉说。

宋词，实在无力承担这么多、这么多。一词兴国风，一词成国殇。

唐人爱剑，山海豪迈。宋人文雅，创制了折扇。但一扇在手，却是风月无边，可谁懂了其中的皱皱褶褶？这些，今天的我们可以慢慢品味，而岁月深处的他们，却再也来不及。



姑娘，去看水枝柳

□寅青

六月已近尾声
假如
你还没有走进明珠公园
我劝你赶紧动身啊
别错过千屈菜
最绚丽多姿的时刻
最好找一个
微风轻拂的晨起或暮落

姑娘啊，你要穿一件
紫色法式碎花裙
或性感一点的海边度假
长裙
配一顶草编大檐

防晒帽
这般堪称完美的模样
千屈菜还有个撩人的名字
叫水枝柳
姑娘啊，你的腰身最好
能细过嫦娥

设想你一袭紫色长裙立在
随风摇曳的水枝柳旁
它一定会把你
唤作自己前世的姐妹
白色花斑蝴蝶还会成双成对
时不时
落在你们的肩上

前些天去朋友家串门，突然间听到了蛔蛔的欢叫。蛔蛔笼前，端详着这久违的可爱小虫，禁不住思绪飘摇，被拽回到那让人心动的童年……

成年蛔蛔体长35毫米至45毫米，全身淡绿或黄绿色，长相温顺可爱，颜色养目，叫起来或深沉、或嘹亮，拥有无限生机，所以深得古今人们喜爱。

每年六七月份来临，蛔蛔渐渐长成，雄蛔蛔是一种极富灵性的鸣虫，透明的翅膀上长有发音器，以左、右翅相互摩擦发出声音。别看它一直“吱吱吱”叫个不停，但一旦发现人这个不怀好意的庞然大物在靠近，它的叫声就会戛然而止，并迅速躲到秸秆的后面跟你玩起捉迷藏。你若继续逼近，它会纵身一跃，落到杂草丛里，然后以极快的速度逃离险境。所以，你想抓到它，必须在它进一步动作之前，出其不意地双手合拢，切记出手要轻要快，不然就会伤到它。蛔蛔被擒获后，往往会孤注一掷使出最后一招儿，用利齿袭击对方。这时候你必须忍痛“捉爱”，小心地选取一片玉米叶子或大豆叶子，轻轻包裹它，然后带它回家就可以免费享受它的歌声了。

回到家中，把蛔蛔放进大人编好的小笼子里，再挂到藤萝架或房檐下，蛔蛔就算安新家了。蛔蛔为杂食动物，除了捕食小昆虫外，还喜欢吃瓜果、菜叶之类。蛔蛔喜欢住“单间”，一个笼子只能放一只，但又要与多只蛔蛔为邻作伴，这样才可以相互戏逗，叫得更欢。蛔蛔也爱凑热闹，数量越多，它们就唱得越起劲，仿佛打开了一扇音律之门，畅快淋漓的歌唱里激发出无穷无尽的童真和美好。

好怀念那些蛔蛔唱醉了的盛夏和金秋啊！如今，过多的

喷药施肥，使得可怜的蛔蛔们都销声匿迹了。而没有蛔蛔的夏和秋，无疑是留有缺憾的。经朋友指点，我也从集贸市场买回了两只蛔蛔，连同一颗雀跃的童心。

据说，乾隆皇帝在西山，听到满山蛔蛔叫时诗兴大发——“雅似长安铜雀噪，一般农候报西风”。然而，再次听到蛔蛔歌唱的我，却满目凄然，这无辜的小生灵啊，蜷缩在不及拳头大的笼子里，每每歌唱时振动翅膀都显得有些艰难！应该送它们一座大房子，还它们更饱满、更激情的歌唱！

心血来潮的我，迫不及待地找来一个很大的泡沫箱，中间地带置入巴掌大小的泡沫，四周填入干净潮湿的泥土，然后划分“地块”分别撒上小白菜、大豆、小麦、花生的种子。一周左右，白菜钻出了圆圆的小叶，大豆和花生努力伸展着叶瓣，小麦的尖芽还毛茸茸的呢，再过两天，一片郁郁葱葱的田园景象竟让我欣喜不已了。“广袤”的田野上，还应该有棵树吧，我找来一截细竹竿插在“绿野”之上，然后用绿色的纱网“罩”住满园春色，接下来就该“盛邀”田园主人“拎包入住”了。

两只蛔蛔惊奇地瞅瞅这里看看那里，熟悉着本该属于自己的“伊甸园”，那一刻的喜悦也许只能用蛔蛔的语言来描述吧。自由的世界里，吃着绝对无公害的美食，攀援跳跃，蛔蛔们的歌声里倾吐着满满的幸福与激情。

知了在一天的喧闹中也有些疲惫了，此刻，享受着这夏夜的清凉，聆听蛔蛔的欢唱，我的心沉醉了——我做了一个奇妙的梦：有幸去参加“美丽乡村游”，再次走进孕育勃勃生机的田野，满眼的玉米、大豆、花生和高粱，处处是蛔蛔们撩人的大合唱！我们疯跑着，跟蛔蛔嬉戏，与童年言欢……

养蛔蛔

□崔炳信